

2788
21



21
2788

2788



續幽怪錄目錄



第一卷

楊恭政

辛公平上仙

涼國武公李愬

薛中丞存誠

麒麟客

第二卷

盧僕射從史

李岳州

張質

韋令公臯



鄭號州駙夫人 薛偉

第三卷

蘇州客 張庚

竇玉妻 房杜二相國

錢方義

第四卷

張逢 定婚店

葉令女 驢言

蔡榮 梁革

李衛公靖行兩

續幽怪錄目錄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



續幽怪錄卷第一

楊恭政

李

復言

編

楊恭政號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
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帚
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
靜不好戲笑有暇必洒掃靜室閉門閑居雖隣
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
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



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
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
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掃洒其室焚香
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
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
驚以告其父母共歎之次隣人來曰昨夜夜半
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
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
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

尋逐皆無蹤迹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
之異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
中仙樂之聲異香之芳從東來復王氏宅作樂
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
如故房中髣髴若有人聲遽走告縣令李邯親
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在床矣但
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
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
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

三更有仙樂彩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
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
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於是綵童二人捧玉箱
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
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
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
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
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
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

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
于此傍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
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脩
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徧覆崖谷妙樂羅
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
一旦翛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
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 幾劫澄煩思今身
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 湛真詩曰
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

遙程 脩真詩曰 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
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 守真詩曰 共作
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
恭政亦繼詩曰 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薜華誰
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瓊果名不可
知妙樂鏗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
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也
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
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

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
何晚耶飲以玉盃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
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恭政獨前曰王父
清年高無人侍養請迴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
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
仙伯曰恭政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之
會無自墜其道因勅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
邴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閑
即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膏中耳此性也非

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
鶴來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
夫服黃冠邛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尚書從
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
室人不得昇其階唯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
者才及階而已亦不得昇廉使以聞上召見舍
於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
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盃絕無所食
但容色轉芳嫩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
同居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乘雨入
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
獨一床似潔而有一步客先憩於上矣主人率
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也乃遂步客於
他床客倦起於床而回顧公平謂主人曰客之
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
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不起僕就

矣客曰不敢遂復就寢深夜二人飲酒食肉私曰我欽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惡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肉能相從否一召而來乃綠衣吏也問其姓名曰王臻言辭亮達辯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自天生萬物唯我輩靈儒書亦謂人爲生靈來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爲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於磁澗王氏致飯蔬而多品宿於新安趙氏得肝美耳

臻以徒步不可晝隨而夜可會耳君或不弃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磁澗逆旅問其姓曰王中堂方饌僧得僧之餘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一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顧方笑而臻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欽甚篤宵會晨分期將來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闕鄉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識臻何爲者曰博文多藝隱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識我乃陰吏之迎駕者曰

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歟甲馬五百
將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
右前後今臻何所以奉白者來日金天置宴謀
少酒肉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携
羊豕各半酒數斛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
言訖而去其酒肉肥濃之極過於華陰聚散如
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幸君能
一觀成公曰何獨弃我曰神祇尚侮人之衰也
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

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
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
灞西見旋風卷塵邈迤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
有風來撲林轉所間一旗甲馬立於其前王臻
者乘且牽呼臻速登旣乘觀焉前後戈甲塞路
臻引辛謁大將軍將軍者文餘負甚偉揖公平
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此心於天下鬼神者
且不敢侮况人乎謂臻曰君旣召來宜盡主人
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鋪各有吏士迎

拜次天門街有紫吏若供頓者曰人多并下不得請逐近配分將軍許之於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於顏魯公廟既入坊顏氏之先簪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止西廊幕次銷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稟陰命臻感二君也檢選事據籍誠當駁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見許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於道場萬神護蹕無許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

夜宴宴時腥羶衆神自許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報曰已勅備夜宴於是部管兵馬戍時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馬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於所宴殿下五十人從卒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歡俳優贊詠燈燭熒煌絲竹並作俄而三更四點有一人多髯而長碧衫皂袴以紅爲標又以紫縠畫虹蜺爲帔結於兩肩右腋之間垂兩端於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飾以紅罽其狀可

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匕首長尺餘拱於將軍
之前延聲曰時到矣將軍頻眉揖之唯而走自
西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既而左右
紛紜上頭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閣久之未出將
軍曰昇雲之期難違頃刻上既命駕何不遂行
對曰上澡身不然可即路遽聞具浴之聲三更
上御碧玉輿青衣士六衣上皆畫龍鳳肩昇下
殿將軍揖介胄之士無拜因慰問以人間紛拏
萬機勞苦淫聲蕩耳妖色感心清真之懷得復

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今已捨離
固亦釋然將軍笑之遂步從環殿引翼而出自
內閣及諸門吏莫不嗚咽群辭或收血捧輿不
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百騎從如風如
雷颭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勅臻送公平遂
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開化
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爲臻
多謝成君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扣門一聲
有人應者果成君也祕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

驛之泣來年公平授揚州江都縣簿士廉授兗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疇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忝徐州軍事得以詳聞故書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涼國武公李愬

涼武公以殊勲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郾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為先未嘗枉煞一人誠信遇物發於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

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此登天津橋季武為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姓名又少及隨道士言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為相國由當上仙況俗官乎後三日涼

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因入憩天宮寺
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於道安
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材行官業著於國史故
不書

薛中丞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
暮復亞臺長憲閣清嚴塵俗罕到再入之日浩
然有閑曠之思及廳吟曰卷簾疑客到入戶似
僧歸後數月閣吏因晝寢未熟髣佛間見僧童

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閣吏呵
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
稱識達曰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
可入省迎乎閣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
奈何妖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
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羅漢大德緣悞與天下人
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
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閣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
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問其年正五十矣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大中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復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復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禳之固非無資也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

留聽之曰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以奉報復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中知潛一遊可乎復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受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復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左實驚欲迴復曰無苦但前行旣到前

復乘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
復曰相隨請不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俊者但
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升掌
峯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如到三更
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
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鞭曰阿郎來
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
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
入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復入更衣返坐衣

裳冠冕儀兒堂堂然實真仙之風度也其窻戶
階闥屏幃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
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
人寰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
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
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當復相見
復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
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海
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爲山者掬土增

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夫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
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迴視委骸積
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
之淚然念念修之條已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
修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
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為修身之助復乘麒麟令
黃頭執之負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
於井中負取去竹杖令茂實潛卧衾中負曰我
當蓬萊謁大仙伯明日於蓮花峯上有彩雲東

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
之茂實給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見召遂掩然
耳不知其多時日也家人曰取藥既迴呼之不
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殮也明日望之
蓮花峯上果有綵雲去遂弃官遊名山後歸出
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終不知所在也

續幽怪錄卷第二

李復言編

盧僕射從史



盧公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
跡涉不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瓘所給縛
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
盡露賜死於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
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
國若扁舟泛滄海者門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

續幽怪錄卷第二

廿

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荅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弦所遣今尚惡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

時驛廳副堦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堦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柰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迴女巫曰僕射却迴矣於是拱立而行及堦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裊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曰極伏知

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略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爲火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卧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

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吾況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而不言乃云湘到輦下以竒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公倭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援成之榜前一日例以名聞執政初五更倭將候祭酒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鬻餠者其氣熾熾有一吏若外郡之者小囊氈帽坐於其側欲餠之色盈面倭顧曰此甚賤何不以錢易之客曰囊中無錢耳倭曰倭有錢願獻一飽多少唯意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衆競出客獨附倭馬曰少故願請少間倭下路聽之曰某乃冥吏

之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倭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倭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而歷試者亦僅十年心破竄斷以望斯舉今復無名豈不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在一年一年之外成名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郡如何倭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於冥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書其名可乎倭曰幾賂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

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
可也復授倭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公夷
簡名倭欲措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
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倭乃措去温字
注倭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倭詣祭酒
祭酒未冠聞倭來怒目延坐徐出曰吾與主司
分深一言姓名狀頭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頻頻
見問吾豈輕語者耶倭再拜對曰倭懇於名者
若思決此一朝今當呈牒之晨冒責奉謁祭酒

曰唯唯其聲甚不平倭見其責憂疑愈極乃變
服伺祭酒出之到子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牒
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
獲罪負荆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祭
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謂無阻待倭之怒色甚峻
今乃不成何面相見因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
者能立然諾今君不副然諾移妄於某蓋以某
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
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持深顧外於形

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措名
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措春官急曰此
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措
去温字注倭字及榜出倭名果在已前所措處
其日午時隨衆叅謝不及即餽客之約迨暮將
歸道逢餽客泣示之背曰爲君所誤得杖矣牘
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實有重杖者
倭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旣而勿復道也來
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倭曰諾及

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倭筮仕之後追劾貶降
不歇於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生人之窮
達皆自陰隲豈虛乎哉

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元和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
任月餘日初暮見數人執符來追其僕亦持馬
俟於階下遂乘馬隨之出縣門初黃昏縣吏由
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遽
廢人吏敢無禮如此人亦不顧出數十里到一

栢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去馬步行約百餘里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門門額題曰地府入府經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入見一美鬚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爲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粹搶地叫曰質本任解褐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敢詆欺取枷枷之質又曰訴人旣近請與相見曰召寃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

少非推某者乃刺祿庫檢到報猗氏張質元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屈抑事又牒陰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元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_人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審勘錯行文牒追擾平人聞於上司豈斯容易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其張尉任歸

執符者復引而迴若行高山墜於壘下遂如夢
覺乃在栢林中伏於馬項上雨裊衣背痛不能
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
遂大呼救命樵人來視之驚曰縣失官人并馬
此莫是乎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策以送
縣其栢林在縣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質之
馬爲鬼所加僕人不知及乘馬出門門吏雖環
坐爲鬼所隱人亦不見有頃家童求質不得問
於隣廳並云不來入廐視馬亦不在而僕夫不

覺訪於門吏吏不見出其宰惑之且疑質之初
臨也嚴於吏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
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
歸憩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元和六年質尉
彭城李生者爲之宰訝其神蕩說竒以導之質
因具言也

韋令公臯

公初無官薄遊劔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
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旣而惡焉厭薄之情日

露公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廷與賓朋從遊且攄其憤張公愈惡乘間謂公曰幕寮無非時彥延賞尚欽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見輕也如此他日其妻尤甚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意大丈夫何處不安今狀賤如此而知者歡然度日竒哉推鼓舞人豈公之樂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簞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媿強安爲有血氣者可笑時公之道未行自疑其命嘗希乘張之權於仕一旦悟

此身茫然於是入告張行意張公遺帛五束夫人薄之揣知深意不敢言乃私遺二十束公將別而行也自中堂歸院益州女巫適到見之問夫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爲誰曰韋郎曰此人極貴位過丞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綠衣郎者乃百餘人夫人旣憫韋之是行也其女且嫁之聞是大喜遽言於相國相國怒曰閨闈中人無端乃如是且

延賞女已嫁此人怜其貧而贈薄請益則加柰
何假託妖巫以相調乎物怒與之帛五束是日
韋行月餘日到歧岐帥以西川之貴聳延置幕
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鞫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
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窺神器駕幸奉天
兵戈亂起征鎮路絕輦下軍士衣食將闕獨隴
州貢獻不絕於道天子忠之乃除御史中丞行
在軍糧使既而妖氛廓清駕還宮闕乃授兵部
尚書西川節度使辭相國歲餘代居其位相國

聞之拔劍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之過左右
執之久而方解問知韋路入朝蓋以輕忽之極
無面目復見噫夫人未遇其必然乎非張相之
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

鄭魏州駒夫人

弘農令女既笄將適盧氏卜吉之日女巫有來
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當來巫
當屬見其人官祿厚薄巫曰盧郎非長而髯者
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聳也夫人子聳中形

且無驕夫人大驚曰吾女今夕適人何以非盧
生曰不知其他盧非子聳之良俄而盧納采夫
人怒援巫視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即盧
納其身非夫人之子聳也其家大怒共逐焉及
夕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
花盧若驚奔而出乘馬而遁衆賓追之不及掌
人素有氣丈夫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也邀
客皆坐呼女出拜其良之麗天然罕敵指曰此
女豈驚人乎今若不出人以爲獸形也衆莫不

嗟憤掌人曰此女已奉見衆賓中有能娉者願
赴今夕時有鄭駒爲盧之僮在坐起曰願事門
館於是奉擇相登車成巫之言良宛然乃知巫
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仕於京逢盧問其走狀盧
曰兩眼亦且大如蓋牙長數寸出於口兩角得
無驚奔乎鄭素與盧善乃出其妻以示之盧大
慙而退乃知結褵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求乃
驗巫言有徵矣

薛偉

薛偉者乾元元年在涇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覩群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矣甚有竒事請諸公罷筋來聽也僕人走示群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殮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

得藏者携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其坐門東糺曹吏坐門西方弈碁入及堦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五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煞之皆然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之曰向煞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

愛輕漣不動鏡涵遠靈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
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
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
攝魚而健游乎傍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
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
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
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
波薛掌意尚浮深跡思性廣樂浩汗之域放懷
清江厭巖嶠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

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
於晦昧織釣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惑失身以羞
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
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
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飢甚
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釣其餌芳香
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也暫時爲魚不能
求食乃吞其鈎乎捨之而去有頃飢益甚思曰
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鈎趙幹豈煞我固

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
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之而以繩貫我腮乃
繫于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
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
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
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何得不拜
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
門見縣吏坐者弈碁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
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餘而既入階鄒雷方博

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
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公
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煞之仁乎哉大叫
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
而投我於机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
使鱠手也因何煞我何不執我白於官人士良
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
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
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弈吏三君之臨階

王士良之將煞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捉鱠終身不食偉自此乎愈後異華陽丞乃卒

續幽怪錄卷第二

續幽怪錄卷第三

李復言

編

蘇州客

洛陽劉貫詞大曆中求丐于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雋爽之極一相見意頗勤勤以兄見呼貫詞既而携羊酒來宴酒闌曰兄所泛浮江湖間何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扭耶泛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望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



亦廢數月霞居洛中左右下不貧以他故避地
音問久絕意有所託祈兄爲迴途中之費蓬遊
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於是
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日逆旅中遽蒙同念旣
無形迹輒露心誠霞家長鱗虫宅渭橋下合眼
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孃奉見時必請與
霞小妹相見旣爲兄弟情不合踈書中亦令渠
出拜渠雖年幼性頗聰惠使渠助爲掌人百緡
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

何計自達久之以爲龍神不當我欺試合眼叩
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
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僕拱立於前而問其意
貫詞曰來自吳郡郎君有書問者執書以入頃
而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者
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兒可愛貫詞拜之太夫
人荅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惠顧
數千里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痕未減一從遁
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

詞曰郎君約爲兄弟小娘子即貫詞妹也亦當
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即出奉
見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
代辯惠過人旣拜坐於母下遂命飲饌亦甚精
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
哥憑來宜且禮待况今宵患不可動搖因曰書
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旣難獨舉須使輕
賚今奉一噐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爲兄弟
寄一書扎豈宜受其賜太夫人曰郎君貧遊兒

子備述今副其諾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鎮
國椀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
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不宜如
此乃曰孃年高風疾發動衽對不得兄宜且出
女若懼者遣青衣持椀自隨而投貫詞曰此剎
賓國椀其國以鎮灾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
錢十萬即貨之其下勿鬻某緣孃疾須侍左右
不遂從容再拜而入貫詞持椀而行數步迴顧
碧溜危橋宛似初到而身若適下視手中噐乃

一黃色銅椀也其價只三五環矣大以爲龍妹之妄也執鬻於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日日持行於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周視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緡但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劉賓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穰人民忠孝比椀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龍子所竊已僅四年其君

方以中國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實客曰劉賓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爲郵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嚙或欲相啗以其妹衛君耳此椀旣去渠亦當來亦銷患之道也五十日後漕浴波騰澆灑竟日是霞歸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携過嶺方敢來復貫詞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

張庚

張庾舉進士元和十二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庾在月下忽聞異香氛馥驚惶之次俄聞行步之聲漸近庾疑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艷美無敵推開庾門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架可以樂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代莫比衣服華麗首飾珍光宛若公王節制家庾側身走入堂前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湏臾陳設華麗床榻並列雕盤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

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板立者二人左右倚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曰不告掌人遂欲張樂得無慢易乎既是衣冠且非異類邀來同歡亦甚不惡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肉絲竹輒以自隨秀才能暫出作掌人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踈野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傳詞者叩門而呼庾不應推門門復閉遂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望既入其家門不召亦合來謁

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應何須更召於是
一人執樽一人紉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餽饌
芳珍音曲清亮權貴之極不可名言庾自度此
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是坊中出來則
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
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枝床石
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衆起紛紛各
執而去庾趨及奪得一盞遽以衣繫之及明解
視乃一白角盞盞中之奇不是過也院中香氣

數日不歇其盞鑱於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
竟不能辯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之次忽墮地
遂不復見庾明年春進士上第焉

竇玉妻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於同州其時客多
賓館頗溢二人聞郡功曹王翥私第空閑借其
西廊以俟郡試既而他室皆有人唯正堂以小
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廂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
被籠此外空然更無他有問其隣曰處士竇三

郎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
姬僕也迨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
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
子旣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
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夷勝銜之夜深將
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
語笑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撲
人雕盤玳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
麗無比與竇三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燒

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
是何兒郎突衝人家竇三者面色如土端坐不
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旣下階聞其閉戶
之聲乃復聽之聞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
所以卜隣者豈虛言哉致相突乃如此豈非君
率易也竇誅以非己之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
豈無他宅因復懽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故竇
三者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召詰之不
對夷勝曰君晝爲布衣夜會公族非習妖幻何

以致之麗人不言其實當即告郡竇曰此固祕
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
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掌莊僕曰
汾州崔司馬田也令入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
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貞可愛問竇之先及伯叔
昆弟詰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親重表丈也自
幼亦嘗聞此文人恨不知其官慰問殷懃情禮
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
兄之子也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

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
即梳頭相見少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子入其中
堂陳設之盛矐若王侯之居盤饌珍華味窮海
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
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萍蓬之士也丈人
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扠徒勞往復
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
求於人可乎玉起拜曰孤客無家才能素薄忽
蒙采顧何副眷憐但慮庸虛敢不承命夫人喜

三言
卷之三
八
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
賓客吉禮既便取今夕於是言謝訖復坐又進
食食畢揖玉退於西廳具浴浴訖授衣一襲巾
櫛一幘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人姓王
稱郡法曹一人姓裴稱戶曹一人姓韋稱郡督
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華燭前引自
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南
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其
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

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
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
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爲夫婦便
合相從信誓之誠言猶在耳一夕而別何太驚
人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邇但君生人不合久
居於此君速命駕入辭而行常令君篋中有絹
百疋用盡復滿數萬減焉所到必求靜室獨居
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未間
晝別宵會爾玉入辭丈人曰明晦雖殊人神無

讀幽生三

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唱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祕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房杜二相國

房相國元齡杜相國如晦微時嘗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適有酒肉夜深對食忽見兩黑毛手

出於燈下若有所請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頃復出若掬又各斟酒與之遂不復見食訖背燈就寢至二更聞街中有高聲呼王文最者連呼不已忽聞一人應於燈下呼者乃曰正東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豐汝能去否對曰吾已醉飽於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勞君相招呼者曰汝終日飢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語也對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賜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時聞命即子行吾走耳呼者謝

而去二君共喜識之竟同入鳳城詔為名相焉

錢方義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之子寶曆初獨居常樂第夜如廁童僕無從者忽見蓬頭青衣者長數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入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強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相見常聞人之見君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將以君故相害耶方義家居華州文兄依佛者亦在在此一

且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顧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辭乎蓬頭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見者正氣不勝自致天橫非登煞之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此久不敢出惟貴人福祿無疆正氣充溢見亦無患故敢出相求耳方義曰何求對曰登久任此職積効當遷但以福薄湏得人助貴人能為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白迴付與登即登之職遂乃小人必有厚報不敢虛言方義曰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不

人雖福力正強不成疾病亦當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矣方義到中堂悶絕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尚書門人王直溫者居同里久於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犀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日召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貴酬其直令早畢功畢飯僧讚嘆迴付郭登後月餘歸曰州別墅下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別已十年忽自門入徑到階下方義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門遂前示

方帝從之及門失丈人矣見一紫袍牙笏導從緋紫吏數十人俟於門外俛視其兒乃郭登也歛笏前拜曰弊職當遷只銷金剛經一卷貴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數等職位崇重爵為貴豪無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厨仍舊頃者當任實如鮑肆之人今既別司復未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貴人慈察更為轉金剛經七遍即改厨矣終身銘德何時敢忘方義曰諾因問丈人安在曰賢丈江夏寢今夕方困

神道可求人非其親人須可自詣適已先歸耳
又曰廁神每月六日十六二十六日例當出巡
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前者
八座抱疾三旬蓋緣登巡畢將歸瞥見半面耳
親戚之中須宜相避方義又問曰幽冥吏人薄
福者衆無所得食率當受餓必能推食泛祭一
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見斯衆暗中陳力必救災
厄方義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見數日
不平意欲所言幸於夢寐轉經之請天曉爲期

唯唯而去及明因召所欽僧念金剛經四十九
遍又明祝付與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
六之累計其功食天厨矣貴人有難當先奉白
不爾不敢來贖也泛祭之請記無忘焉復言頃
亦聞之未詳其實大和二年秋與方義從兄及
河南兄不旬求岐州之薦道途授館日夕同之
宵話竒言故及斯事故得以備書焉

之利膏腴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飢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輩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傍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鄭紉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出掌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者吾當迎拜時慮其悞也曰三人之中慘綠者是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爲逢而問者逢旣

知之攢身以俟之俄而鄭紉到導從甚衆衣慘綠甚肥巍巍而來適到逢前遂趾銜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曉人莫敢逐得恣食之殘其腸髮耳行於山林單然無侶乃忽思曰本人也何樂爲虎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耶乃步步尋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掛杖亦倚林碧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矣於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其失逢也訪之於隣或云策杖登山多

歧尋之杳無行處及其來也驚喜問其故逢給
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
掌人曰今且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
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迴憂負亦
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
舍於公館館吏宴客坐客有為令者曰巡若到
各言已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
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紉之子也怒目
而起持刀將斃逢言復父讎衆共隔之遐怒不

已遂白郡將於是送遐淮南勅津吏勿復渡逢
西邁具改姓名以避遐議曰聞父之讎不可以
不報然此讎非故煞必使煞逢遐亦當坐遂遁
去而不復其讎也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必無成而
罷元和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
前清河司馬潘昉女見議者來日先明期於店
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

有老人倚布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固步覘之不識其字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勢又非梵書因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世間之字自謂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因何得見固曰非世間書則何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辯爾固曰然則君

又何掌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常願早娶以廣胤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雖降衣纓而求屠博尚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妻之足及其生則潛用相繫雖讎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違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

店北賣菜陳婆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來
鬻菜於市能隨我行當即示君及明所期不至
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嫗抱
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
怒曰煞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天祿因子
而食邑庸可煞乎老人遂隱固罵曰老鬼妖妄
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婦必敵苟不能娶即聲
妓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嫗之陋女磨一
小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煞彼女賜

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行中於衆中刺
之而走一市紛擾固與奴奔走獲免問奴曰所
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爾後固屢
求婚終無所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刺
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鞫詞獄以爲能因妻以
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
眉間常帖一花子雖沐浴間處未嘗暫去歲餘
固訝之忽憶昔日奴刀中眉間之說因逼問之
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曾

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沒唯一疰
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
夕陳氏憐小不忍暫弃三歲時抱行市中為狂
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
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仁念以為女嫁君耳固
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
乃曰竒也命也因盡言之相欽愈極後生男鯤
為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乃知陰隲之定
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葉令女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女勾大曆中許邑客鄭
楚曰及長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錄
潭州軍事造亦辭滿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
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為子娶焉其
吉晨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兵亦止其縣縣隘
天雨甚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二里佛舍舍
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虎子
目猶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投於雨中

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窻亦甚堅虎怒搏之櫺祈陷頭於中為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塼擊之虎吼怒拏攫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既而聞門外若女人呻吟氣甚困劣徐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為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即無損雨甚畏其復來能相救乎元方竒之執燭出視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

儼然泥水皆敵既扶入復固其門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僧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前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在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而送歸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禮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于鄭焉

驢言

長安張高者轉貨於市資累巨萬有一驢育之
久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
其子張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
復行擊之即卧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
我和曰吾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
擊也然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說父騎我二十
餘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
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為驢酬之無何汝
餓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筭侵汝錢一緡半矣汝

父當騎我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
強騎我我亦騎汝汝我交騎何劫能止以吾之
肌膚不啻直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出門貨之
人酬亦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
麩行王胡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緡半
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
母母泣曰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
惜將捨債豐秣而長生乎驢擺頭又曰賣而取
錢乎乃點頭遽令貨之人酬不過緡半且無敢

取者牽入西市麩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半
易之問其姓曰王自是連雨數日乃晴和往覘
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和東
隣有右金吾郎將張達其妻李之出也余嘗造
焉云見驢言之夕遂聞其事且以戒欺暗者故
備書之

木工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
必分置於地潛祝土地自揔角至於不惑未嘗

暫忘也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
走來謂其母曰蔡榮衣服器物速藏之勿使人
見仍速作婦人裝梳覆以婦人之服有人來問
必給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
也言訖走去妻母不測其故遽藏器物裝梳才
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全弓矢直入堂中曰
蔡榮在否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
歸怠於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或潛去不知何
月餘日矣將軍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無

亦無噐物將軍連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諾
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去不告所
由將軍曰王後殿傾湏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
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於蔡榮訐其年限
正當追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亦復
曰某地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報恩耳
然莫不驚之計即乎愈遂去母視榮即汗洽矣
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榮
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之時有

李復者從母夫楊林爲中牟團乃於三異鄉遍
聞其說召榮母問之迴以相告泛祭之見德者
豈其然乎

梁革

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者也大和初爲宛
陵巡官按察使于公教有青衣美色而艷者曰
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
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公者聞而召焉
命革詆其脉革詆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佳人也

公喜留之送其直於公公以常深念也偶怒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公寵之也不悅之意形於顏色然業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於懷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迴及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載歸而請往蘇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夭勃然曰疋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

既葬矣召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階前數步之內知公何有革曰此固非死而尸蹶耳千年而一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神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言乃辭往崔第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於口中衣以單衣卧空床上以練索縛其手足有微火於床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葱粥嚙之遂活矣正狂令

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留坐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界吏報于公公飛牘於崔蓮子復生乃何術也與革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于公大竒之且夫蓮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勸以與革崔亦惡其無齒又重于公遂與革得之以神藥傳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大和壬子歲調授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友人高損之以其元舅爲天官郎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命余

纂錄耳

李衛公靖

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霍山中寓食山村村翁竒其爲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益極乃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叩門久之一人出問公告其迷且請寓宿人曰郎君皆已出惟夫人在宿應不可公曰試爲咨白乃

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
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
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
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荅拜曰兒子皆不在
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
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往還或夜到而
喧勿以為懼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頗鮮美然
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裯褥衾被
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公獨念山野之

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
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大
郎子報當行兩周此山七里五更須足無慢滯
無暴傷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
歸行兩次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
已晚矣僮僕無任專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
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
扣廳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公曰諾遂下階
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

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
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
頃刻間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雲者奈何能行
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
不可也遂勅黃頭被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
一小餅子繫於鞍前誠曰郎乘馬無阻銜勒信
其行馬躩地嘶鳴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
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
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

步下於是隨所躩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
所憇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
報其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
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
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悞之基本約一滴何
私感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二尺雨也此
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十
矣祖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並連坐如何公慙
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

之變誠不敢恨即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
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
贈惣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
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白和悅怡怡然一奴從
西廊出憤氣勃然勃怒而立公曰成獵徒以鬪
猛爲事一旦取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乎因
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
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
門數步迴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

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
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
終不及於相豈非悅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
相關西出將豈東西而喻耶所以言奴者亦臣
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位極將相矣

續幽怪錄卷第四

二冊統五十有八番全



嘉慶丙寅孟夏月杭州書友介其族人陶蘊輝
售宋刻李注文選於余以此續幽怪錄二冊為副
蘊輝曰此書向於東城書坊獲之後歸知不足齋
今仍返故土古書殆亦有靈耶余檢卷中藏書家
圖記有鄭印數教一章則其為東城故物無疑
桐菴先生秋水軒其去余縣橋新居不遠同里
旭亭韓丈曾言之茲書歸吳而余適遷居東
城因遂得此以慰書之願云尔 菟翁



此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本也余所
得茅亭客話六為尹家刊本行字多寡與此正同
然茅亭曾經遵王記之句以書絕未有著于錄者
可云奇秘矣以錄續牛僧孺書本名之怪見於陳
晁兩家之書其云幽怪者殆避宋諱歟陳云五卷
晁云十卷今多於陳而少於晁其分卷當出更
字晁又云分仙術感應三門以不分者殆合并
向去其門類也尹氏所見諒已不全就其所載
事核之屬二十三則耳述古堂目所收抄本心
三卷較以更少矣近彙刻書目云稽古堂目鈔

亦列其名未知其卷若何然以宋刻為據則此
四卷者固足以觀前此之梗槩而竹坡來之疎
畧矣余喜讀未見書若此不稱依從舊刻
以多不可備百宋一屋書錄之續字 黃丕烈記



憶題鄭桐菴秋水軒

今比隣周氏所居即其舊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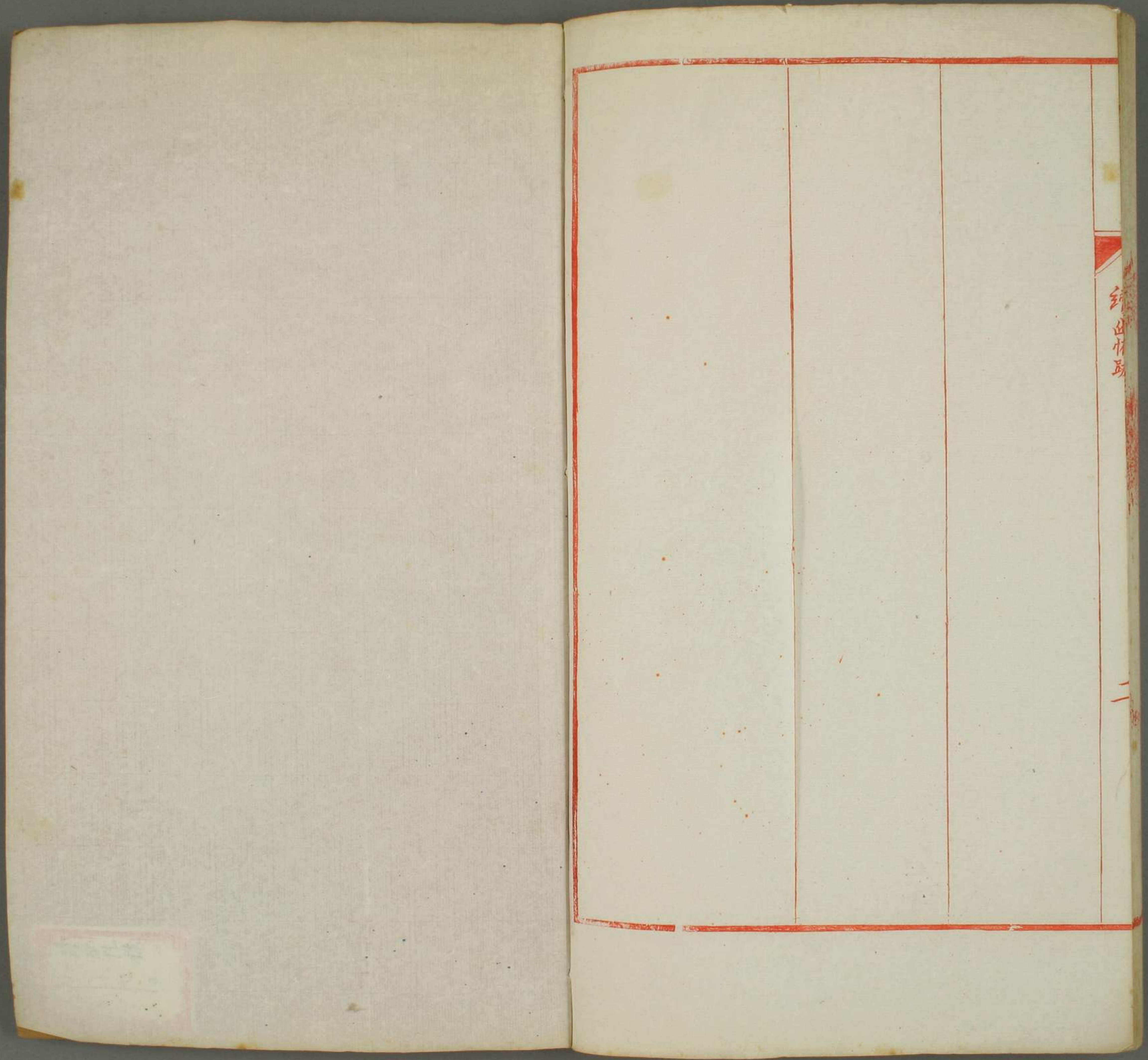
縣橋東去路一境足清幽
世事雲方夏人心水是秋
典型嗟日莫文字見風流
勿謂我生晚遺書幸可求

余向收桐菴先生手書佛經數冊輟

贈同年蔣賓嶠後遷居縣橋知桐菴即同里之先輩而反無其手澤心殊快頃適得此續幽怪錄上有先生印章急購而藏焉以當合浦之珠同時又蒙先生族裔贈先生遺墨爰追題秋水軒以寄景仰前賢之意云

黃丕烈草





山竹

